

# 那些在詩中再現的往事

## 2017春天讀詩節系列講座紀實

歐陽芬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助理編輯

### 一、前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有鑑於閱讀對於提昇全民素養的重要，長久以來致力於閱讀活動的推廣，自民國101年推動「四季閱讀」講座，春季以「詩」為主題，邀請學者專家就詩歌的內容辦理講座與賞析，鼓勵全民認識中外詩歌，並能體會詩中意境。國圖春天讀詩節系列講座活動推出迄今，其間辦理主題涵括詠春、旅行、閱讀臺灣、讀詩的感動、詩中的想像力，受到讀者熱烈迴響與參與。

本（106）年度春天讀詩節即以敘事詩為主軸，以「春江花月夜—敘事詩中的世界」為題，依詩歌發展脈絡述及不同時期特色，由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帶領賞析古詩／樂府、民歌／魏晉詩、長慶體、梅村體、彈詞體、現代詩、西洋史詩中詩的故事，多元引領培養全民熱愛閱讀、熱愛詩篇。

### 二、宛如昨日：「敘事詩中的世界」系列講座

「春江花月夜—敘事詩中的世界」系列講座自本年2月18日起至4月29日止，共舉辦7場演講，於周六下午2至4時30分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各講座活動精華內容擇要如下：

#### （一）「詩故事—漢代樂府古詩的俗世風情」：臺灣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鄭毓瑜主講（2月18日）



曾館長為2017春天讀詩節 鄭毓瑜教授主講「漢代樂府古詩的俗世風情」系列講座擔任首場主持

鄭教授於演講中指出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談到漢魏民歌，說這是「故事詩的起來」，在統一帝國的貴族文學之外，以自然活潑的白話來表現人生。尤其是保存在樂府的民歌，率真的表現生活中的愛恨情愁，不論離別在途、征戰荒野、孤苦寒門，這些主題反覆不斷的被增補或重寫；而民間歌詞也逐漸為詩人所引用或仿效。這個講題希望透過作品，呈現這幅融合現實與美感、音樂與言詞、表演與書寫的浮世風情，同時分析以「詩」寫「故事」的抒情張力。

樂府詩有多種主題與風格，在抒情與敘事方面，描寫人鳥對話的〈戰城南〉、〈豔歌何嘗行〉；人我對話的〈上山採蘼蕪〉，這些詩的特



色便在用字樸實，詩意簡約，耐人尋味。表演敘事方面則有秋胡（西京雜記）、陌上桑、秋胡行（傅玄）、孔雀東南飛、有所思、上邪、公無渡河等。以〈陌上桑〉為例，詩中沒有交代羅敷的具體身分，只有使君一人出來對話，羅敷的丈夫從未出場，對話傳神、自然真實，隨著詩中的情節發展帶給人不同的表演想像。〈孔雀東南飛〉敘述家庭悲劇，鄭教授生動的解說搭配戲劇的播放，讓人為詩中主角一掬同情之淚。

全場演講鄭毓瑜教授以厚實的詩學，利用現代影像詮釋世代相傳的詩歌，這些優美的口耳相傳的記憶，經由詩人的彩筆表達感人的故事，音樂雖已不復存，但現代詩人如楊牧〈霜夜作〉仍藉由優美文字傳承表達意像，跨越時代留下恆久記憶。

（二）「左執白楊刀，右據宛魯矛—從〈秦女休行〉論漢魏樂府中的女性」：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陳昌明主講（2月25日）



陳昌明教授精彩演講吸引滿場聽眾

東漢末年出現〈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敘事詩的傑作，這些敘事詩作者常站在女性的角度，反映當時的社會環境。在魏晉敘事歌謠中有一篇〈秦女休行〉，文中的女休，為父報仇，手刃讎敵，這樣的行為，在樂府民歌中被當作俠女般的歌頌。〈秦女休行〉係魏晉詩人左

延年首創的樂府詩題，同時期作家傅玄亦有同題〈秦女休行〉之作，此外，曹植亦在其作〈精微篇〉中頌揚女休，到唐代李白也有〈秦女休行〉的詩作。近代學界曾有幾篇重要論文討論此題，本次演講即放在文學史脈絡，探討此一敘述詩的故事。

陳昌明教授從歷史的脈絡，敘述〈秦女休行〉的故事，女性的堅韌特性。〈秦女休行〉不是單一的故事，後漢書申屠蟠傳記載緜氏女玉為父報仇的故事；《列女傳》龐涓母亦載有復仇事蹟；左延年〈秦女休行〉詩的主角是秦女休，而傅玄〈秦女休行〉詩的主角是龐烈婦，詩題同，而主角異，均以女性復仇為主軸，展現女子克服先天體能限制，跨越女性角色規範，展現抗暴的決心毅力的可貴，在題材上蘊含了後世女性復仇文學發展演變的諸多因素，流傳越久，枝葉添加越多，描寫的越細碎。陳教授亦對學界的配對關係、秦女休的背景提出觀點說明，並延伸文類也有性別的差異，讓聽眾進一步思考中西文化在文類對女性的不同表現手法。

（三）「元白以詩歌演唱社會新聞與感人的故事—讓我們一起來閱讀元稹、白居易「長慶體」的敘事詩」：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顏崑陽主講（3月4日）

顏崑陽教授演講指出詩有五個題素，分別為主觀中的「情」、「意」，主客觀之間的「理」以及客觀中的「事」、「物」。一首詩的總體情境中，這五個題素並非孤



顏崑陽教授演講神采

立存在，而是「互為顯隱」。

在唐憲宗元和年間，流行一時的詩風，韓愈、樊宗師、張籍、孟郊、白居易、元稹等，各有面目，號稱「元和體」。其中，元、白的詩體更是風靡很多年輕詩人，競相傳誦、模仿。穆宗長慶初年，他們編輯發行自己的詩文，稱為《元氏長慶集》與《白氏長慶集》，因此元、白的詩風又號為「長慶體」。他們抱持著相近的詩觀，白居易更明白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且必須語言淺切，老嫗能解。他們想要為弱勢者發聲，代言他們的委屈與哀怨。

我們要如何閱讀元、白的「敘事詩」？詩歌最終極的意義是情、志、理，而不是「事」。因此我們不能只看故事，而必須「即事生情」、「即事見志」、「即事悟理」。情、志、理都含在敘事的程式中，我們必須用「心」去閱讀。顏崑陽教授深入淺出導讀白居易〈上陽白髮人〉、〈母別子〉、〈感鶴〉、〈古塚狐〉、〈問友〉、〈天可度〉及元稹〈將進酒〉、〈君莫非〉等詩作。勉勵大家作詩要有「詩性心靈」，讀詩也要有「詩性心靈」，當個「生活詩人」。

（四）「一代紅粧照汗青—吳梅村〈圓圓曲〉的身世記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廖美玉主講（3月18日）



廖美玉教授演講風采

廖美玉教授以多元的視角，深厚的學術根基，藉由〈圓圓曲〉審度觀照明末清初的興亡事蹟，帶領聽眾賞析文學作品外，多一個歷史思考的方向。演講從順治帝登極詔書的故事談起，記憶「3月19

日」—臺灣人「拜拜」的一個獨特日子，一個令人同情的明朝崇禎亡國君王殉難日，時至今日後人該如何看待滿清統治，並非單純的僅視為滿漢之區別而已。

詩人吳梅村出生於明、清易代之際，以詩為「史外傳心之史」，尤擅七言歌行，有「梅村體」敘事詩百首。閱讀〈圓圓曲〉，可看出吳梅村如何藉由反覆咏歎女性極端不幸、薄命與苦難的一生，在充滿驚懼、悲苦與迷惘中，吞下苦澀的膽汁，不斷提醒自己與時人：「苦難並沒有過去，亡國的屈辱與痛楚成了不可磨滅的身世印記。」吳梅村以「詩人」自許，親歷天崩地裂的變局，藉由訴說陳圓圓被動引爆歷史巨變所繪製的時代容顏，既痛惜現實世界的失落，更藉此感傷自身生命，苦情傷懷，是見證還是辯解？是掌握歷史解釋權？或者只是抒發個人情懷？亂世兒女的身世之感，值得細細尋味。

昨日的歷史成為今日的故事，〈圓圓曲〉與〈長恨歌〉是否有意為某些人漂白，倒也不盡然，詩人對現實中確有其人的公眾人物，作了細膩而低迴的思考，留下了深刻的曖昧性以及多重詮釋的可能。

（五）「弄筆最宜春寂寂—清代女性彈詞中的生命、情感與想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胡曉真主講（3月25日）

胡曉真教授於演講中指出彈詞是明清時期江南太湖流域流行的講唱藝術，用三絃與琵琶伴奏，有說有唱，韻散相間，組合成各種傳奇故事，而唱詞部分基本上是七字體的韻文。有些女性在欣賞演出之餘，興起了以彈詞形式進行創作的熱情，於是形成了女性彈詞小說的傳統，風格



胡曉真教授（中）與聽眾合影

細膩纏綿。彈詞小說在清代的南方，是與白話章回小說分庭抗禮的敘事文學形式，且女性彈詞小說，是今日所見最早的中國女性創作小說。

中國傳統本來就特別重視歷史敘事，講座以《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筆生花》這4部確為女性創作的彈詞小說為例，《玉釧緣》一書透露出對虛構與現實的一種頗為有趣的看法，《玉釧緣》正是接續《小金錢》的故事而來，作者承繼了《小金錢》中的幾個重要人物，暗示當時的彈詞小說其實與現代的暢銷羅曼小說頗有相似之處，只要有一個故事受到歡迎，就會出現一部又一部的續集。《玉釧緣》續書的工作，最後是由陳端生的《再生緣》來完成。

綜觀女性彈詞小說的特色，在於強烈感情的表達，日常生活與女性經驗刻劃，自傳性與創作的自覺以及傳達家國意識與歷史關懷。這些舊時代的女作家，她們與現代女作家面對類似的現實與心靈問題，她們的作品更見證了女性關懷的多樣與多變，在此次演講中，胡曉真教授探索女性彈詞的形式與敘事特色，通過一系列精彩的文本，體會女作家如何選擇寄壯志於書寫，表現自我的生活經歷、生命情志、日常生活，以及極端情感。

（六）「楊牧詩中的季節」：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主講（4月15日）

楊牧以詩的形式表現說故事的技巧，在現代詩人中可謂無出其右者，其有個人獨特的語言表演範式，選取的文字有時是白話，有時是典雅的文言文。楊牧致力



陳芳明教授為國圖作家杯簽名

一個詩學的創造，其用力於詩最鮮明之處，莫過於他的敘事技巧，在每首詩背後往往暗藏一個故事。他擅長使用懸疑與推理的手法，讓象徵語法放在前面，使一則傳說或事件隨著詩行演進而巍巍浮現。

演講中陳芳明教授指出楊牧詩學裡的時間感是一種流動，因為文字就形成空間。時間意識往往也是歷史意識，歷史是共同的記憶；楊牧的詩行總是暗藏生命的謳歌，對歷史、對生命、對季節的感情變化，中國與西方古典詩學為他帶來豐富的想像，博採中西文學之精華，以東方細膩的感受為內容，借用且改造西方的形式，從而為現代詩創造了自我風格。其中作品〈背手看雪〉描寫中年心情，開始出現初老，詩中的紅花意喻內在意志燃燒；〈早春在普林斯頓〉藉由家常書寫，傳達出溫情；〈孤獨〉流露了蒼老的心情，堪稱是現代詩中的經典，將孤獨、苦悶具體形象

化，是我跟自我的對話，若能拍成卡通影像化則更為精彩；〈秋探〉用文字掌控速度，以場景表達抑揚頓挫，帶來緊湊的節奏感；〈出門行〉以貓的眼光看人間，將詩人的情緒融入詩行中。陳芳明教授以他多情詩心，敏感詩情，闡述詩人獨特的語藝與詩藝，同時鼓勵大家多閱讀自我學習，對有興趣的作家可以閱讀作家的作品全集有全面的認識。

(七) 「春天與冬天的糾纏—西洋史詩中的愛與死」：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廖咸浩主講（4月29日）



廖咸浩教授演講風采

西洋史詩中最富盛名也是歷史最久的史詩便是荷馬的《伊里亞德》與《奧狄賽》，這兩部史詩雖長篇鉅制、各逾千行，但其最重要的主題，仍不外愛與死。《伊里亞德》乃是希臘聯軍為奪回海倫而東征特洛伊十年的故事，而《奧狄賽》則是有關聯軍頭號英雄奧狄修斯戰後返鄉流浪十年的難辛與困頓。但兩者都圍繞著女人。前者因三位女神爭奪宇宙最美而造成海倫與特洛伊王子私奔。後者則是奧狄修斯在不斷船難中，與不同的女神週旋，但終究回到苦守寒窗二十年的髮妻身邊。前者是一個人妻背叛成為家國為之傾頹的禍因，後者則是一個忠誠的人妻如何成為歸鄉最

大的動力。兩者都牽涉到大量的死亡，甚至傾城傾國。

廖咸浩教授於演講中指出這兩部史詩，都取材於長期的特洛伊戰爭，整部作品中都有神和人在一起活動。《伊里亞德》敘述爭奪海倫而產生希臘內戰，耗時十年；《奧狄賽》敘述奧狄修斯戰後返家的艱辛，耗時十年。《伊里亞德》源起一切都肇因於爭鬥之神的金蘋果：「給最美的那位」；《奧狄賽》暗喻在愛與慾之間流浪。《伊里亞德》中所見較是肉慾之愛的毀滅性，而《奧狄賽》中則是堅真之愛的救贖可能。全場演講廖咸浩教授以個人翻譯這兩部史詩中精彩內容，搭配其極具變化的聲音表情詮釋兩部史詩的愛怒喜憎及自私愚昧，唯一與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神力無窮，完全不受道德的拘束。

### 三、意見回饋與結語

英國浪漫詩人雪萊曾聲明寫詩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像一隻夜鶯似地在黑暗的枝頭孤獨地鳴唱寂寞的歌……倘使一首詩能不為時空所擊敗，必然有它存在的因素，這是任何時空所無法否定的。本館舉辦「2017春天讀詩節：『春江花月夜—敘事詩中的世界』」系列講座，參加人次超越歷年來春季閱讀活動；根據講座活動問卷調查，對於講題符合推廣閱讀活動主題達98%，對於主講者的滿意度有3場達100%，其他場次主講者滿意度為95%以上；工作人員的服務滿意度亦達97%以上，聽眾認為春天讀詩節應持續辦理，主講者學識豐富，演說精彩見解深刻，對於個人精進頗有幫助；感謝本館提供美好心靈饗宴，讓身心健康。無限好詩讀不盡，春天，記得跟著國家圖書館一起尋找詩蹤！